

翠袖乾坤

伍淑賢

早上出門，聞到一陣香水味。起初以為是鄰家的妙齡女兒初試香水，但香氣很淡，只像古龍水而已。後來有天真相大白，原來是對面一個三口之家的男屋主，擦男裝古龍水。

我怎麼知道？因為有一天，我比一般早出門，等電梯時，他出來了，整個走廊，然後整個電梯廂，突然充滿古龍水氣味。但別以為是佐治古尼那種型男，只是個五十多歲，開始禿頭的普通上班族而已。我們出出入入，常碰見他的夫人和廿多歲的女兒，一家三口都是白領，很斯文安靜。奇怪的是，他太太和女兒都不出擦香水，獨是爸爸好此道。

首先想到的是他或自覺夏天大汗，先下手為強，擦點古龍水當保險。我覺得這可能性蠻高，因為冬天碰見他，倒是沒了這種香氣。不過也可能跟體味無關，純是一種成長的烙印，比如中學時可能有洋老師教過，男人也該注意儀容，包括照顧嗅覺的美。芬芳，也是國人儒雅之道；君子與香草，也扯得上關係吧。

香港女孩似乎都不大擦香水。我沒做過科學查證，不過我覺得是因為反面教材見得多，例如我第一次體驗到香水之「臭」是十多歲時，有次在某寫字樓大堂等電梯。門一開，有個金髮大眼的洋女人出來，香水濃得叫幾個電梯的人馬上咳起來。經過這一番，還敢擦香水？

其實這香水是不公平的。優質的香水，用得好的話，真會令人驚艷。問題是香水是侵略性的：女孩子妝化不好，你別看就是了，但香水卻迷不了，特別是困在電梯裡，碰上用得劣的香氣，混合眾人汗臭，真想打人。驚艷不成，變了驚嚇。

我生平第一瓶香水，是個澳洲來的老闊送的，那時年紀小，高興地收了，沒甚麼特別的聯想。牌子記得是香奈兒的Amouage剛出來的時候，有濃烈的花香。後來才知道有香奈兒No.5這經典香氣，也試過Pat. Smith的淡香古龍水，不過都只是晚間宴會時用一點。早年那個洋女人帶來的驚嚇，實在很難忘記。

副刊溯源

黃仲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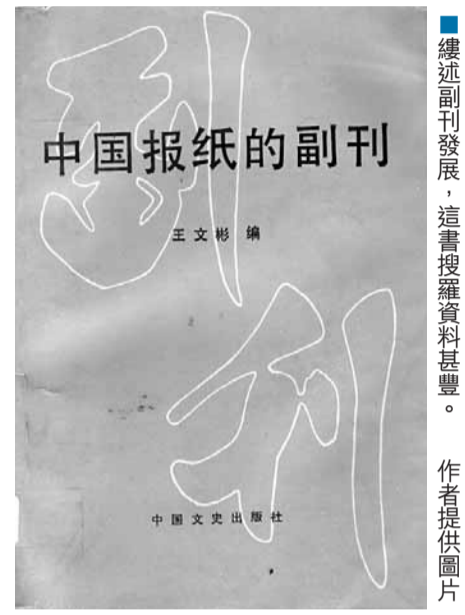
讀王文彬編的《中國報紙的副刊》(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一九八八年六月)，第一章楊瑞輝寫的《副刊溯源》，指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創刊的《上海新報》，「版面之上除新聞、廣告以外，就有隨感、雜誌之類的短文字斷續地出現，就是所謂「副刊」的前身」。

這論斷值得商榷。既是「溯源」，既是「前身」，一八五三年八月一日在香港創辦的《遐邇叢珍》所刊文字，已有「副刊」的影子了。鍾紫主編的《香港報業春秋》(廣東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一年八月)說：

《遐邇叢珍》設有《喻言一則》欄目……每期刊載一則寓言故事，情節生動，寓意深刻，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。中國近代報刊載具有文學性質的作品，始於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》，但這類作品往往與其他文章混編在一起，沒有專欄，且位置固定在論說與新聞報道兩大內容之間，這是前所未有的，這一專欄，實為我國副刊之濫觴。

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》一八五五年八月一日創刊於馬六甲，雖是中文報刊，卻非「中國」的，故《遐邇叢珍》實為中國最早有副刊的中文期刊。或曰：《遐邇叢珍》應屬「雜誌」，而非「報紙」呀。但一些報史學家，無不視其為「報」，並納於中國報業史範圍；而當年，報紙與雜誌的界限還沒後來這般分明。因此，要追溯副刊的源流，《遐邇叢珍》實較楊瑞輝所說較早。早了八年之久。

《中國報紙的副刊》另有亞穆《港報副刊考》一文，都沒提《遐邇叢珍》，實是抹煞了這位「副刊之祖」。不過，話分兩頭，這部《中國報紙的副刊》所輯史



繼述副刊發展，這書搜羅資料甚豐。作者提供圖片

料，十分豐富，計分三編：一、名家論報紙副刊；二、各地報紙的副刊；三、革命報紙和進步報紙的副刊。其中第一編連台報也有，獨缺了香港部分。是一大疏忽。

香港報紙的副刊，以前曰諸部，而新聞則呼為莊部。一九〇三年的《循環日報》，一九〇五年的《有所謂報》，便分莊諸兩部。諸部多為遊戲筆墨，內容為野史稗官、述異筆記、詩詞雜文、小說、粵謳、班本等。有等報章的諸部，因連載小說興起，便將之改為說部。

報紙的副刊，以前被視為「報屁股」，其名之來，《中國報紙的副刊》有黎文一文說：「在最初的時期，中國報紙是沒有副刊的。後來有些報章，在報上開一小角，刊登一些詩詞歌賦、小說筆記一類消閒小品。這可說是有可無、聊備一格的東西而已。有些報紙稱這個做「雜俎」，有些又稱「餘興」，反正是名字都沒有固定的，隨便湊一些文字上去，時人便戲稱為「報屁股」。

其後發展，副刊文字卻大受歡迎，內容也變得多姿多采，「報屁股」之名才洗脫。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城崎溫泉鄉位在兵庫縣北方，古色古香的街道風情是它的一大特色。河岸兩旁種植的柳樹散發着一股迷人的懷舊氣息，這裡除了有著名的溫泉旅館外，還有七處知名的公共溫泉(外湯)，吸引不少熱愛泡溫泉的旅客慕名而來，冬季特有的雪景及日本海盛產的「松葉蟹」美味，更是令許多旅人為之傾倒。

傳說中，某一天，一隻受傷的鶴鳥飛到城崎溫泉，在溫泉神宮的治療下，鶴鳥的傷勢日益好轉，最後振翅向蔚藍清澈的天空飛去。這就是自飛鳥時代(西元六二九至六四一年)後，世代流傳的「鴻之湯」傳說。城崎溫泉，就是這著名傳說誕生的故鄉。

城崎溫泉位於城崎町圓山川支流的大溪谷川沿岸，據說是八世紀時期佛教僧人「道智上人」首先發現的。這裡的公共浴場鱗次櫛比，除了傳聞中治好過鶴鳥之傷的「鴻之湯」以外，還有一「里之湯」、「二之湯」、「地藏湯」、「御所之湯」、「柳湯」及「曼陀羅湯」。二十世紀初的小說家志賀直哉的小說《在城崎》，就是以此地為背景創作而成的，城崎亦因此而聞名全國。

城崎溫泉古時候又稱「但馬之湯」，是溫泉治療地。一九五〇年鑽探成功，出水量大增，成為以阪神地區為中心的新觀光點及療養勝地。城崎溫泉泉道道的溫泉車站，有一座據說是道智上人修建的溫泉寺，寺內安放有一尊觀世音菩薩立像和十一尊千手觀音菩薩立像，莊嚴肅穆中浸透着慈祥祥和，令人駐足靜禱，久久不願離去。

微時代的意義

在這個具有魔幻色彩的21世紀，新科技與社會學因素的聯姻常常會孕育神奇的後裔。隨着傳媒技術的發展，以「微」為標誌的文化家族悄然誕生，迅速繁衍，形成了許許多多的微部落——微博、微信、微訪談、微電影、微小說等等。種種跡象表明，微時代已經來臨。

以前，史詩、報告文學、影視劇、歷史著作常常表現「大時代中的小人物」。在這類作品中，「小人物」的「小」與「大時代」的「大」總是對立懸殊，「大」常常以不可抗拒之勢決定「小」的命運。小人物的腳步還未敢動之前，「大」就已經撒下疏而不漏的天網：從家族的未來到兩性之間的悲歡離合，生活的主要情節都為「大」所掌控；面對這在冥冥中主宰萬物的「大」，小人物往往惟有服從一條路。他們不是像孔子那樣不斷表白自己「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」，就是如埃斯庫羅斯那般感慨「技巧總是勝不過命運」。在這種背景中，普通人猶如黑澤明電影中的群眾演員，雖然會組合出延續到天際的壯觀隊伍，但終究卑微如草芥和沙塵。當集體的身姿逐漸擴大到地動天搖之際，普通個體不過是這身姿上渺小的斑點。為了破譯「大」的秘密，無數個體仰望天空上的星座，注視燒裂的龜殼，探究著草組合出的圖案，虔誠地傾聽傳說中的神諭。然而，天命並非會像白紙黑字那樣顯現於天空、龜殼、著草、神廟之中，少數強勢個體掌握着解釋天命的權力。司馬遷曾在《史記·龜策列傳》中說：「王者決定諸疑，參以卜筮，斷以蓍龜。」「王」是「大人」的首領，代表着「大人」的權威：「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。小

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聖人之言。」不知道天命的「小人」注定要受「大人」的統治，「狎大人」和「侮聖人之言」都意味着犯上作亂。「大人」中的「王」貫穿天、地、人，掌握「大」的真諦，乃「天下所歸也」。當王成為「大」的代表，他們的權力之網實際上已經覆蓋了無數小人物的生活世界，令後別無他路可走。經過複雜的邏輯轉換，有關「大」的言說就衍生出統治一服從的二分法，支撐公開和秘密的等級制。

這種意義上的「大」擠佔了他者的生存空間，是一種原罪。不解構「大」，「小」的黎明就不會到來。「小人」與「大人」同屬一個物種，自然不會永遠滿足於被「大人」統治的卑微狀態。他們也想站立起來，擁有自己的世界。無數「小人」站立的行動匯合為不斷增強的歷史潮流，反覆衝擊着「大」的網羅，推動人類社會走向分化之路。到了文藝復興時期，西方人率先發現了這樣的真理：強分「大」與「小」，並沒有先天的合法性；事實上，所有人都是個體，皆應受到尊重。於是，個體主義哲學誕生了：

在整個現代歐洲，有一種事實是個體具備對他們自律的意識，每一個人要求得到所有他人的尊重，他將別人視為自己的同類，或者看作是相互平等的；於是，社會便出現了，而且會愈來愈多地出現在由創造社會的個體意志的匯合之中。這種出現和個體主義的成功就以證明：在西方社會裡，個體主義是一種真正的哲學。

數百年後，中國啟蒙主義者陳獨秀這樣表述自己對個體主義的理解：

我有手足，自討溫飽；我有口舌，自限好惡；我有心思，自崇自信，絕不認他人之越俎，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。

隨着平等—自立原則的確立，個體時代開始由規劃逐步變為現實。到了20世紀中葉，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將矛頭對準了以性別、階級、地域為尺度的等級制，很多國家和地區都迎來了真正由個體做主的時代。現在，「微」的流行就是這個進程的一部分。由於擁有了低成本的「微」平台，個體再無需被他人領導着前進。他們可以自我發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站立。在微博上，芙蓉姐姐可以和章子怡共舞，「三輪哥」能與郎咸平討論世界經濟，深刻的理論文字和粗糲的凡俗話語並存。有了微博，草根也能如精英一樣發出聲音，展示自己卑微但不容忽略的力量。或許，草根的聲音不如名家那麼響亮，但他們畢竟可以出場、亮相、發言，將自己的身影投射到歷史的天幕之上。相對於那些忽略了無數個體的「大」時代來說，這本身就是進步。

我們正在建設微時代。微時代是個體時代。它的到來意味着個體的普遍勝利。社會由個體組成，個體是歷史中最真實的存在。個體無論多麼卑微，都在宇宙中佔據獨一無二的位置，皆不可替代。作為不可替代者，他們只能自我表達。其聲音即便微弱，也因表達了個體性而無比珍貴。正因為如此，好的時代不僅僅屬於所謂的精英，它應該讓所有人都獲得出場、展示自己、發聲的



微時代來臨。網上圖片

「魚王」廚師一幟哥和友人談起在東馬沙巴釣魚十分爽，東馬班、大眼雞等海魚搶餌上釣，次次均有豐收。看他此段憶述，阿杜回憶起早年四海飄蕩大江大海的日子，而其中沙巴釣魚也是難忘之一幕。

一九六三年香港航運初發時，阿杜剛廿歲多些，父母早亡無牽無掛下海謀生。當時沒有什麼航海學校，做低級船員，或是做批發的台灣退後水兵，阿杜和海軍二艘船「南方勇士」有批水手部船隻在港灣服役海軍。有一年之固定航程，是租船給日本高松市一家傢俬廠，專由東馬婆羅洲定期搬運木材返日本，許多時停泊在婆羅洲泗里街市水畔林邊，那兒鄰埠正是大馬鎮山打根和沙巴。記得那兒停泊下碇那班船退後水兵大佬就會圍在船邊，釣魚撈蝦捕魚，魚釣魚獲一放下水便有收穫，一兩小時便會有一兩箱魚獲，吃也吃不完，十分開心，那正是近年

適者生存

香港貿易發展局一年一度書展已屆滿，港及鄰近地區文化產業品牌了，是合乎「一洗香港「文化沙漠」之名。百物騰貴，一片「一加」聲中，書價也升了。當你走進充滿文化氛圍的書展，眼見人人手中有「書」，你又怎好意思只作「打書釘」而不上本書攤興哩。今年書展出新嘍囉，電腦「睇面本」向你推好書。上萬種書在展覽場中，哪本是你願花錢買下的？攤位啦，哪有這麼多時間去選購？而今有電腦對着你「抽」就為你提出選擇建議了。最後當然「主場」仍是你。消費者睇目精明，何況有文化的書迷，在最短時間作出抉擇之前必有所計劃預算的。理財、投資、出口貿易、會計等工具書有一定攤位，烹飪、育兒、升學指導是年輕一族的愛好，最大路的主打保健養生類、娛樂、八卦爆料式的書最受受奶一族歡迎。去年林青霞簽名會更有數千影迷捧場，不讓曬模癡癡。遺憾的是純文學作品受重視程度之善可讓。我是愛書之人「開卷有益」，腦海中驟然浮起多年前曾往中南海參觀毛主席書齋，一張大床大半位子放置書籍，以便供他爭取休息時間也翻書閱讀。

最近，好友姊妹的最後遺言片段引起了很大迴響，其中最深刻：「朋友不理解我的心態，只叫我別這樣那樣，為什麼沒有人講一句『你需要什麼幫忙』，好無助。」我看了實在心痛，為姊妹和愛錫她的朋友而痛，苦口婆心的肯定都是出自疼她的心，只是姊妹一時接收不到。片段使我們反思，對病人要懂得開口問：「你需要什麼幫忙？」病者也別再等待人家看透自己的心，要懂得求助。實在，姊妹的家人對她無微不至，今天她的手機狀態寫着：「我在天堂，有要事請聯絡志敏和MOLLY，神祝福你及你的家人。」相信姊妹在天堂有知可算無憾。

無論怎的，姊妹生前拍下的片段，已表達了她心中所想，更為身邊人留下難忘美好的印象，總比在靈堂上，只聽到旁人對主角道出種種懷念，來得更加直接和真實。未知這種懷念由自己分享生前死後種種感受的風氣會否普及，我想，我樂於奉行，為使內容充實，我要活好未來每一天。

大江大海

「魚王」廚師一幟哥和友人談起在東馬沙巴釣魚十分爽，東馬班、大眼雞等海魚搶餌上釣，次次均有豐收。看他此段憶述，阿杜回憶起早年四海飄蕩大江大海的日子，而其中沙巴釣魚也是難忘之一幕。

那天，你作最後衝刺嗎？上星期，我走到Hamilton，替善善會出版的《生命的收益全數幫助推廣照顧服務，及為臨終病人完成心願。書中道過米雪、蘇珊和我的真實故事，道出我們對生命的熱愛、死亡的態度：「我一直支持名人二手衫活動，但每次拿起當年出任香港電台十大中文金曲曲儀，黑色絲絨鑲金色圖案，主持頒獎金針獎給雷叔的晚裝，我總捨不得送出去，因為我打穿它，我參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場重要儀式……近年發現拉鏈還可拉上，不過，只限於在我沒有穿上它的時候，我要減肥了，哈。」

對於自己的葬禮，我一直崇尚簡化又充滿好奇。最近陳偉霖先生為他的新書《我的遺書》，在殯儀館開了一個別開生面的新書發佈會，他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在去世前預演自己的葬禮，把自己的價值觀和感想直接向親友表達。

杜亦道

幟哥常去次有豐收之地方了。昔年問起那班退後水兵船伙，何以如此了解有這些魚蟹之鄉？他們唏噓嘆曰這是一段帶淚的民國歷史，原來這一批退後水兵多為原國民黨舟山炮艇水兵。共產黨攻舟山金馬時，他們驅艇向南直航逃往台灣，不料遇風飄搖船上缺油漂了。一晝夜，見有陸地就上岸，上岸去發現有中國人，問起來才知道大江大海飄泊到了東馬婆羅洲。逃兵糧食不足靠當地淺海豐盛漁產即捕撈為食，當地粵系華僑團體籌捐接濟，後來探得航才起錨北移投到台灣基隆國軍海軍部。這些都是真正大江大海淘盡風霜而來的老漢，個個性格鮮明胸懷故國，阿杜和他們共同生活學了好些江海常識，也學會在山打根海邊一放下釣便有好魚上釣。廚師幟哥現在之憶述，阿杜四十年前做小孩子水手時早已經歷過矣。

那批退後水兵後來多返回台灣娶妻成家，上岸謀生。中國人半世紀前便是如此大江大海飄零，真正的是天地即衾枕也。

今天是本年度書展的最後一天，你作最後衝刺嗎？上星期，我走到Hamilton，替善善會出版的《生命的收益全數幫助推廣照顧服務，及為臨終病人完成心願。